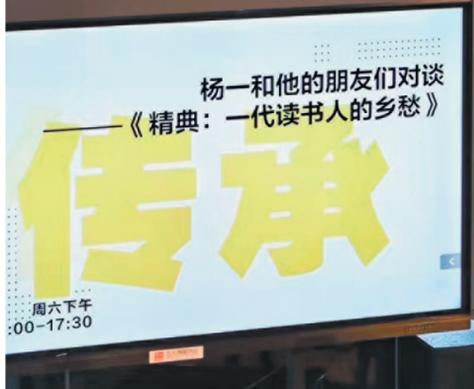


书香不散 精典永续

作为重庆最老牌民营书店的精典书店，近日以一元钱的价格易主，引发了全国书店业的关注。今天，我们邀请60后的精典书店挚友、70后的精典书店传承人、00后的热心读者，来聊聊他们与精典的故事，以及新精典书店的远景规划。

书店是爱书人的精神庇护所，也是诞生传奇的地方。我们期待未来的精典书店，能给这座城市制造更多传奇。——编者



精典书店创始人杨一(左)和传承人李晖。

一块钱

“马哥，我决定关闭精典！”那天接到杨一这个电话，他要关书店门。

其实，我早就想他“叛变”书业了，退下专业喝茶、聊天、养生。

开店难，关店更难，特别是要对得起精典几代读者。

过了几天杨一说，我想到了一个最好的方案，就是一块钱，把精典卖给新山，新山以后如果再卖给下家，也只能是一块钱。

新山书店店主夫妇，当年就是在精典看书时，顺手谈的恋爱。

这一招，太妖娆了，也只有一哥想得出来，我戏称为：“净身”过户，精典永续。

两句话

“愿读书人富有，愿富人读书。”1998年，一哥下海淘到第一桶金后，也有点烧包，就决定开一家书店，还在书店门口挂出这句杨一语录，堪称精典第一定律。

前几天他微信又提到这两句话，有感于一个豪宅楼盘，在样板间里面硬是找不到书房和书的影子，感叹26年的精典算是白开了。

讲真，读书人很少富有，富人读书的也不多。

三个店

精典的三个店，我最喜欢的，还是民权路第一个店，也可能是最喜欢年轻时的自己吧。

有点像我们存钱买的第一套房子，面积最小，也最有爱。

小得有一次我一转身，就砸落几本书。小得店里没有办公室，一哥就在附近一个家属楼底楼租了一个客厅，带两间小隔间。一哥和美丽的岳姐分坐其中，埋头写订单，收报表。我只要路过，就拐个弯进去看看他们，卖书为生，相依为命，我也懂得了啥子叫夫妻店。

书架是他们最多的家具。

四川大学

一哥是1979级的，比我高一级。去年底他在精典主持的最后一场活动，就是我的新书《口述重庆——从母城到江湖的民间生活史》分享会。会上得知，他们川大数学系79级的40年同学会有好多段子手和前辈，还出了几个院士。我一个“数学白痴”，都觉得很不一

1 像乡愁一样站在街角

马壮，60后媒体人，专栏作家

本书可惜了，主题和书名都给他们整好了：《共轭复数：暴力和智力的数学青春——川大数学系79级回忆录》。

五个字

精典书店后门一面墙上，一哥贴了我的一首小诗《书店》(见文末)：精典三个店中，可能只有前面两个店，最符合“像乡愁一样”这五个字。你只要路过，顺便拐个弯就进去了，因为它“像乡愁一样站在街角”，也像川大数学系一样站在成都。

六零后

西师1979级有一个天才诗兄王莘，把希腊诗人埃里蒂斯(俊杰)和济慈的诗打成一片，写过一个组诗《饥饿的诗国》。毕业后，交换诗作，给我在纪念册上抄过几首。

“饥饿”是我们60后的代名词，精神和物质双重饥饿，就是没得吃，没得书。

60后心灵的处女地上，没有一本好书，这也可以说明一哥长大了为什么要开办书店。

七本书

有七本书，让我印象深刻。最初的精典，小得有一次我一转身，旁边斜出，就砸落几本书。

摔在地下的有本书脊右上角摔

破了一点，我就买下了它——《外国建筑图典》，巴掌大的开本，标价78元，半截砖头厚重，像贵族，所以一摔就坏。

记得一哥多次跟我说，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应该把一本书，和结婚证一起发放在给每对新人的，这样离婚率都要大幅下降。这就是沟通大师皮斯夫妇成名作《为什么男人不听，女人不看地图》。

《一双绣花鞋》作者况浩文先生是我们共同的朋友。“绣花鞋”很有名，但很少有人晓得，它从手抄本变成小说正式出版，是一哥赞助的。

科普作家、翻译家暴永宁翻译的伽莫夫《从一到无穷大——科学中的事实和臆测》，是数学专业的一哥和“数学白痴”的我，都共同喜欢的“葵花宝典”，他说这本书在精典卖了几千本。

还有，逛了好多次精典才拿下的《加缪全集》。一哥大学同学汤小明做的二渠道书《穷爸爸、富爸爸》，风靡一时，继“智商”“情商”后，引进并普及了一个“财商”理念。

第七本，《世界的书》：三联版这本书的开本和重量，是《外国建筑图典》的四倍，像一本800多页的火车时刻表或重庆黄页电话号码簿。

爸爸

四年前，重庆洪水，我写了一首70行的诗，诗的头，借我看到精典公众



传承仪式上，读者挤满了书店。

本版图片由记者齐茂森摄/视觉重庆

2 让书店既安静又热闹起来

李晖，70后企业家，精典书店传承人

奥斯陆的市立图书馆就正式建成了。这个图书馆除了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阅读图书的模块外，还增加了另外五大模块。一是公共活动、会议模块，包括剧场、中庭广场；第二是儿童家庭模块；第三是社群的模块；第四是阅读与学习的模块；第五个就是商业模块，包括餐厅之类的。它通过合理的动线设计，解决了一个作为公共文化生活中，既热闹又可以安静的问题。于是，它在2021年就迅速地获得了全球最佳新图书馆奖项。

我由此在思考精典书店未来方向的时候，得出如下结论：书店和公共空间要走出目前投资大、空间使用效率低、运营成本高这些困境的时候，它应该成为城市的公共文化生活中，就一定要完成和这个城市更多人的连接。

具体怎么做？第一，要扩大公共区域。让使用场景更加多元，适合不同活动内容的融入；第二，要深度关注内容与人，创造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创造人与人之间的社交机会；第三，要鼓励交

3 这里是通往美好人生的驿站

高冰燕，00后读者，大学毕业生

本书更好地带到读者的身边。我记得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去世后的第二天，精典书店就辟出一个专门区域放上作家的书籍，以此纪念他。

之前的我作为一名大学生，思想不成熟，在处理家庭事务时更多地只考虑自己的感受和我所认可的，认为父母不理解，也常抱怨因为他们的选择让

我走了弯路。一次机缘巧合在书店听到了作者五瓣花分享《愿我们成为彼此的糖》的故事，这给人生路上的我好好上了一课：学会换位思考，不能去要求父母成为完美的父母，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他人身上，学会去理解、包容和珍惜。

千般荒凉，以此为梦；万里蹀躞，以此为归。我希望重庆的读者们能多多

写在茅奖边上 32



【作品简介】

第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1977—1981)《将军吟》，是当代作家莫应丰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通过对三位将军不同命运的描述，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中极其复杂的、尖锐的矛盾斗争。作者以饱满的政治激情，塑造了老一代革命者彭其坚持革命原则、与错误路线作斗争的英雄形象，也刻画了赵大明、陈小炮、彭湘湘等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形象。作品故事引人入胜，富有生活气息，语言清新。

题记：牛鬼蛇神，魑魅魍魉；生死考验，英雄悲歌。

□单士兵

手中有笔，是一种权力；笔落惊风，是文化的力量。一个人，有没有担得起道义的铁肩，有没有写得出来文章的妙手，并不拘泥于其身份，更多还是要看他在万马齐喑之中，是不是具有发声的智慧和勇气。

最是文人不自由。写作承受各种风险压力，遭受各种迫害打压，古今中外有太多案例。有一部小说，在结尾处，作者赫然写了这样一句话——一九七六年三月四日至六月二十六日冒死写于文家市。这部“冒死之作”，就是作家莫应丰的茅奖作品《将军吟》。

一个作家，给自己的写作行为贴上“冒死”这样沉重的标签，乍看上去，容易让人觉得是在故弄玄虚。但，真正了解莫应丰写作《将军吟》经历的人，就会对他的勇敢执着充满敬意，觉得以“冒死”形容他所经历的写作环境，毫不夸张。

《将军吟》初稿创作于1976年3月—6月间。当时，莫应丰是一位转业军人，亲自参与过那场运动，时局让他内心感到痛苦和害怕。回到湖南老家后，莫应丰决心把经历过的残酷现实用文学方式表达出来，呈现那段历史的罪证，控诉那场运动的罪恶。

牛鬼蛇神横行，魑魅魍魉游荡。在那种环境下，写这样背离主流的作品，无疑是极其危险的。后来，莫应丰就跑到文家市，独自居住在一个小阁楼里，秘密进行创作。当时，他生活艰苦，衣食简单，躲避着各种风险，终于写出《将军吟》这部被很多人视为中国第一部以批判意识正面否定十年动荡的长篇小说。

对历史趋势的判断，莫应丰是正确的。动荡年代结束后，他的这部小说发表在《当代》杂志上，不过，内容遭到大量删减。随后，莫应丰又将这部小说投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时，如何评价那段历史，仍然是个尖锐问题，人们在认识上仍有分歧。当时的人文社总编辑韦君宜敢于担当，力排众议，坚决主张发表这部作品。当时，考虑到小说中存在大量锋芒毕露的内容，出版社把莫应丰请到北京一起研究改稿。大家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但在莫应丰离京后，编辑们发现，他并没有接受改稿意见，作品几乎保持原貌。

这时候，韦君宜再次站出来，对莫应丰的坚持选择了尊重和默许，并且把《当代》编辑时删去的大量文字重新恢复。1980年7月，《将军吟》终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莫应丰则感叹：“我只是珍惜自己的作品，不愿被人磨去锋芒，而韦老师推出原汁原味的《将军吟》，则表现出前辈的道义和担当。她是我文学道路上的贵人 and 福星。”作家与编辑，有如此良缘，实属文化之幸。

1982年，首届茅盾文学奖公布，《将军吟》和《芙蓉镇》同时获奖。当时，没有哪部作品像《将军吟》那样，从头到尾都是直接正面描写十年浩劫的细节。如今再读《将军吟》，甚至会觉得这部全面深刻反映那段特殊历史的经典小说，也是一部非虚构作品。它无论是历史价值还是文学价值，无论是作品情感还是作家情怀，都值得重新被发现。

其实，古华的《芙蓉镇》，也遭遇过《将军吟》相似的命运。相较于莫应丰的坚持不删稿，古华还是忍痛遵命删去《芙蓉镇》里很多关于那个年代的原生态表述。人们比较新旧版本，多为后来所谓“干净”的文本，反而缺少神采而遗憾。与古华有着类似经历的是张洁，她的《沉重的翅膀》出版时也经过大量删节修改，虽然作品获得了第二届茅盾文学奖，但学术界也认为比初版要少了太多气韵。

熟悉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人，都知道从1949年—1966年的“十七年”文学时期，到十年动荡历史结束后开启“新时期文学”，这期间出现一个文学“断裂”的年代。而《将军吟》的创作正处于这个过渡期。如果把当代小说视为一个完整体系，《将军吟》无疑在弥合这个重要的“断裂地带”；如果把历届茅盾文学奖串起来看，这些作品就是通过文学来呈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价值走向，而《将军吟》的存在，无疑夯实了这个思想底座。

《将军吟》后来并没有在读者市场获得较大关注，这是因为当前文学形态已经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完全不同，“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也就成了一种文学的历史概念。从艺术表达的成熟程度来看，近几届茅奖作品确实远远领先于改革开放初期那些较为生硬苍白的政治小说。《将军吟》无论是在大学使用的文学史教材中，还是学术界的研究论文中，都鲜少被提及，个中原因恐怕还是因为对相关内容的反复回避。

能够如此极致真实还原那段不堪回首的年月，本身就是极为稀缺的文化产品。更何况，从艺术表现来看，《将军吟》也有太多可圈可点的东西，远远领先于“十七年”时期文学作品，完全摆脱了那种“五老峰”的文学糟粕。甚至，与同届茅奖作品相比，《将军吟》无论是人物形象刻画，还是价值批判反思，都有着太多的创作突破。

小说的主角彭其是一位将军，遭受到各种政治陷害和道德污名，但他始终捍卫真理和正义，对牛鬼蛇神进行抗争和反击。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下，将军始终坚守人性的底线，对普通人进行力所能及的保护。莽汉胡连生敢说真话，嫉恶如仇，不畏权势，敢于向牛鬼蛇神叫板，但因为缺乏斗争策略，被揪斗出来，打成“反革命”，面临迫害致死的危险。彭其通过信任的医生，将其诊断为疯子，送出魔窟；小战士杨春喜念稿子时，不小心读错了一个字，被造反派扣上“反革命”帽子关押起来。面对巨大的政治压力，杨春喜几乎到了精神崩溃的地步。彭其为其送饭，悉心安慰，引领他走出恐惧。既高风亮节，又宽仁忍让，这样的将军形象，也在不断传递冲破黑暗的希望。

即使是在那个不堪年代，人性仍在散发令人动容的光彩。老工人赵开发质朴厚道。他在金沙桥下救起彭其，背回家后发现其腿断伤势严重，要送往医院治疗。这时候，儿子赵大明和造反派范子愚立功心切，要用绳子捆起彭其秘密逃走。赵开发情急之下，打了几子一巴掌，坚持将彭其送到医院，每天前去探望，进行开导；老农民来大娘大爱无私。彭其的妻子许淑宜和女儿受到牵连，从司令部搬到潮湿的新家。朱大娘作为邻居，担心患有严重风湿病的许淑宜难以忍受这种环境，主动将自己房间换给许淑宜；作为将军陈镜泉的女儿，陈小炮面对父亲的懦弱和犹豫，戏称其为“糯米团长”，说他在纵容那些宵小奸邪之人。陈小炮爱憎分明，自立自强，乐于助人，代表着独立清醒的年轻人，承载着未来的希望。

有一种光，永远不会被乌云遮掩

人格的力量，人性的温暖，独立的判断，自强的精神，在那个魑魅魍魉横行的时代无疑是弥足珍贵的，犹如一道道冲破层层乌云包裹的光芒，在引领和陪伴着人们艰难前行。一部《将军吟》，书里书外事，无处不在阐释鲁迅先生那句“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部“冒死之作”能让人们识破那些“多面人”的凶险狠毒，激励那些孤勇者的无畏坚强，笃信邪恶永远战胜不了正义，阴暗终会被阳光驱散。

因为总有一种光，是乌云永远遮不住的。那样的光，就是正义，就是人性。

近悦远来 书香重庆

书评投稿邮箱：cqrbdsb@163.com



电子书、有声书
扫码即可
阅读、收听